

## 葉適經史之學與記體關係研究\*

鄭芳祥

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

### 摘要

本文嘗試探討葉適經史之學與記體間之關係。所欲解答的問題是：葉適記體如何取資於經史典籍？葉適記體在散文史中的意義何在？本文以建物記、學記、興造記、祠宇記、祠堂記等諸類記體論之。

葉適記體與《習學記言序目》常論及相同經文，兩者在經義闡釋上足資互參，但前者較富文學性。葉適雖濡染北宋以來「以論為記」之風，卻未見「奔放四出」，而是議論時較廣泛的取資儒家經典，以「錯比文華」的手法融入經語，以「翰藻」闡發經「義」。在間與朱熹「文從道出」的記體比較後，葉作確實較具備議論、敘事之美。

葉適記體亦不偏廢「以備不忘」的敘事功能。相較於朱熹，葉適書寫或隱或顯的人物事蹟，有著「輔史而行」的自覺與特色。同時亦善於利用歷史著作，許多作品鋪張敘事、

---

\* 本文撰寫期間，初稿曾在 2018 年於北京師大珠海校區所舉辦的第 12 屆中國古代散文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。亦曾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獎助，計畫編號 108-2410-H-008 -058 -。各期刊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，啟發筆者甚多。謹此向諸博雅君子致謝。

旁徵博引，明顯是剪裁地方文史資料為寫作素材。

本文認為，奠基於著重「學」與「知識」的「經史之學」學術內涵，葉適記體「翰藻論經」、「輔史而行」的現象極為明顯。不論是由記體北宋至南宋的發展觀之，抑或是與南宋其他作者相較，葉適記體在散文史上皆可謂別具意義。

**關鍵詞：**葉適、記體、經學、史學、習學記言序目

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e Shi's *Jiti* and His  
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ies

Cheng, Fang-hsiang

Contract-based Assistant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 
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

### Abstract

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e Shi's (葉適)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s, ancient histories and his *jiti* (記體) to illustrate the nature of aesthetic sensibility that can be viewed in his *jiti*. To achieve this, it also compares Ye Shi's, Su Shi's (蘇軾) and Zhu Xi's (朱熹) *jiti*. Ye Shi presented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lassics in *jiti* and in the Study Notes on Classics and Histories (習學記言序目 *xixue jiyān xumu*), which demonstrated a refined aesthetic sensibility in *jiti*. Overall, the *jiti*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an be viewed as bolder and more unfettered than Ye Shi's. He also expounded Chinese classics in *jiti*, compared with Zhu Xi, in an artistic and graceful way. On the other hand, Ye Shi drew on 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in his *jiti*. Yet we can discern a fuller narrative in Ye Shi's *jiti* than in Su Shi's. In my opinion, we can discern a closely interwoven relationship between Ye Shi's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, study of histories and his *jiti*. Consequently, his *jiti* was widely viewed as distinguished and exceptional in the Song Dynasty, an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ose.

airiti

**Keywords : Ye Shi, jiti, Chinese classics, study of history, Study  
Notes on Classics and Histories**

## 一、前言

南宋散文的研究，近十餘年來成為學界熱點，諸多研究成果紛紛問世，且多集中於南宋理學各學派與散文創作的關係。<sup>1</sup>不論由學術或散文論之，葉適皆被古今學者推舉為永嘉學派殿軍。本文將葉適視為南宋散文研究之重要案例，旨在深化葉適學術與散文關係的研究。

若僅論現代意義的學術研究，早在約 80 年前，柯敦伯已注意到南宋文派與學派的關係，其《宋文學史》以「道學派與功利派」一節論南宋文章。<sup>2</sup>後繼者雖不乏其人<sup>3</sup>，但直到 21 世紀初，才有熊禮滙〈南宋學派之爭和散文流派的形成〉專文論之。此後方呈現前述盛況。熊氏認為，南宋散文與學術關係密切，在散文史中最为典型，強調學派之思想學術直接影響散文創作實踐、理論主張。<sup>4</sup>易言之，研究南宋散文，應由學派與散文之關係研究入手，方能切中問題核心。

<sup>1</sup> 例如陳忻：《南宋心學學派的文學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 年）、閔澤平：《南宋理學家散文研究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 年）。束有春：《理學古文史》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11 年）、郭慶財：《南宋浙東學派文學思想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 年）、李建軍：《宋代浙東文派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 年）、閔澤平：《南宋「浙學」與傳統散文的因革流變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）、葉文舉：《南宋理學與文學：以理學派別為考察中心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5 年）、郭慶財：《南宋的學派之爭與文學嬗變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20 年）。

<sup>2</sup> 柯敦伯：《宋文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6 年，影印《商務印書館》1934 年版，《民國叢書》第 5 編第 49 冊），頁 41-50。

<sup>3</sup> 例如楊慶存研究南宋文，有「中興時期：理學諸派的興起」之說。詳參王水照編：《宋代文學通論》（高雄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228-236。

<sup>4</sup> 詳參熊禮滙：〈南宋學派之爭和散文流派的形成〉，《中國古代散文藝術史論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239-240。該文最早發表於 2001 年第四屆中國古代散文國際研討會。

《宋元學案》描繪南宋學派分立的情形頗為精要，廣為後人所引述，成為研究相關問題的基礎。

乾淳諸老既歿，學術之會，總為朱、陸二派，而水心斷斷其間，遂稱鼎足。<sup>5</sup>

全祖望（1705～1755）推崇葉適（1150～1223）學術甚力，而有與朱陸二派「鼎足而三」之說。學術成就之外，葉適散文創作亦倍受歷代學者推崇，四庫館臣之說很有代表性。

適文章雄贍，才氣奔逸，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。<sup>6</sup>

李建軍整理南宋至清各家論葉適資料，認為其文章於南宋有「集大成」之功。<sup>7</sup>儘管數百年來眾人異口同聲，葉適散文被推到如此高的境地，但少了具體比較論述，似乎仍有些遺憾。以下觀察學界研究葉適散文與學術之概況，並藉以聚焦本文所欲研究的課題。

今人研究葉適散文，朱迎平主張其「文備眾體」，又以記體與墓誌銘兩者，在南宋作家中首屈一指。<sup>8</sup>元人陳櫟曰：「水心自建康帥闔病歸，不復出，大肆力於碑銘記文，四方甚重之。」<sup>9</sup>或已指出此現象。這兩種文體，學界皆有許多研究成果。今人研究葉適墓誌銘，已兼及學術思想與散文創作的關係。<sup>10</sup>本文則嘗試觀察葉適學術思想與其記體的關係。

<sup>5</sup> [清]黃宗羲：《宋元學案·水心學案》，收入吳光編校：《黃宗羲全集》（第5冊）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06。

<sup>6</sup> [清]永瑤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（下冊），卷160，頁1382b。

<sup>7</sup> 李建軍：《宋代浙東文派研究》，頁310-313。

<sup>8</sup> 朱迎平：《永嘉巨子——葉適傳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57-158、240。

<sup>9</sup> [元]陳櫟：《勤有堂隨錄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866冊），頁6。

<sup>10</sup> 例如，張平認為葉適碑志「援景入文」的作法，是「學術會通精神的文學投影」。沈松勤、樓培認為「葉適從經驗論德性之學出發推尊墓志。」

葉適記體創作量豐富，共計 53 篇。<sup>11</sup>在數量與學派綜合考量下，本文研究葉適記體，將與朱熹（1130～1200）作品互相參照，證成「鼎足而三」的學術環境下，葉適「卓然大宗」的散文成就。<sup>12</sup>

今人研究葉適學術，蔣偉勝綜述葉適哲學研究成果，認為大致可概括為三種情況，近年則「集中在他的事功思想以及他對心性哲學的批判方面」。<sup>13</sup>如此研究趨勢實存在著兩個鮮明對立的觀點。其一，肯定葉適事功思想者，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史學、經學等領域介紹之，甚至有葉適對儒家、道學、朱熹的批判等等論著問世。<sup>14</sup>其二，否定葉適心性哲學意見者，嚴厲的批判其哲學能力不足。<sup>15</sup>在這兩方面之外，筆者嘗試注意前賢對葉適之「學」與「道」的研究。何俊論葉適「學」、「道」關係，主張葉適「學以致道」，視「知

---

林秀珍則是從「皇極一元論」、「史家筆法」兩個方向，論葉適學術與墓誌銘的關係。詳參以下諸篇。張平：〈葉適碑志文拓新之功權論〉，《求索》2010 年第 9 期，頁 193。沈松勤、樓培：〈論葉適墓文創作的變遷與成就〉，《浙江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 43 卷第 4 期（2013 年 7 月），頁 139。林秀珍：〈葉適「墓誌銘」的內容及其寫作特色〉，《興大中文學報》第 35 期（2014 年 6 月），頁 21、30。

<sup>11</sup> 張平：〈帛裂與統合——葉適「文集大成」的一種微觀考察：以記體文為例〉，《浙江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8 年第 2 期（第 43 卷第 215 期），頁 58。朱熹則有 81 篇記體傳世。

<sup>12</sup> 陸九淵記體作品僅有 8 篇傳世，數量與朱、葉兩人落差太大，本文暫不列為比較對象。詳參〔宋〕陸九淵著，鍾哲點校：《陸九淵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 年）。

<sup>13</sup> 蔣偉勝：〈葉適哲學研究綜述及存在的問題〉，《葉適的習學之道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頁 275。

<sup>14</sup> 龔鵬程曾整理此類論著，詳龔鵬程：〈永嘉學派的真面目〉，收入吳光、洪振寧主編：《葉適與永嘉學派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頁 10。

<sup>15</sup> 最具代表性者，莫過於牟宗三：〈對於葉水心總述講學大旨之恆定〉，《心體與性體（一）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68 年），頁 225-319。杜保瑞承繼牟說而論葉適儒學建構，詳見杜保瑞：〈葉水心事功進路的儒學建構〉，《南宋儒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0 年），頁 708-747。

識習得」為成聖之路。其文曰：

道並不是先在的，而是成於每個人的學修與學明。因此，道依賴於學，學與道的關係是「學以致道」，而非「以道致學」。

「學」根本性地構成了「道」的基礎。「道」存於「學」之中，舍「學」無以成「道」。

在葉適看來，成聖的唯一之路是知識的習得。<sup>16</sup>

戴景賢論葉適「道」、「學」關係，主張葉適「道、學一貫」、「廣學切用」，是一「純粹知識」系統。其文曰：

（葉適）非反道學，而系謂「道學」非世之偏主於「義理」者所能盡。其所以然者，以「道」、「學」之「一貫」，乃其誠然；「道」之理，未可一端求，亦如「學」之識，未可一知盡。

「永嘉」之廣學而切用，正是所以發明精微，上焉者得乎道，平實者亦不至流於儒學者所譏之「功利」。

當時中國，僅有「治道」之概念、「義理」之概念，所謂「格物致知」云者，並無屬於「純粹知識」之系統。<sup>17</sup>

何、戴兩位學者，不約而同的重視「學」、「知識」在葉適學術思想的重要性，以此為有別於朱、陸兩學派的重要特徵。而此「學」的內涵為何？葉適於寧宗嘉定元年（1208）退居水心後，完成學術著作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（以下簡稱《習學》）

<sup>16</sup> 何俊：〈葉適論道學與道統〉，《事與心：浙學的精神維度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99-104。

<sup>17</sup> 戴景賢：〈論宋代經史學發展之類型、樣態、取徑、議題與其所形成之特殊之文獻之學〉，《文與哲》第28期（2016年6月），頁135-142。

50 卷。是書為葉適學術代表作，其中有 39 卷專論經、史典籍，亦有 4 卷論《宋文鑑》。論《宋文鑑》時開宗明義謂該書「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於道」<sup>18</sup>，可知所論為北宋治道，依舊與歷史密不可分。可見《習學》中經史相關論述，占全書極大篇幅。由是觀之，此「學」應為經史之學。無獨有偶的是，葉適記體亦有近 40 篇作於嘉定元年以後，和《習學》成書時間相重疊。凡是作品，常議論經典、闡發永嘉學說，可視為文集中的「經典批評」。<sup>19</sup>本文研究葉適記體，亦應與《習學》相參照，以更完整呈現葉適學術內涵。

葉適門人趙汝諱（1179～1223）已明確指出其師散文特色。〈水心文集序〉曰：

以詞為經，以藻為緯，文人之文也；以事為經，以法為緯，史氏之文也；以理為經，以言為緯，聖哲之文也；本之聖哲而參之史，先生之文也，乃所謂大成也。<sup>20</sup>

葉適「本之聖哲而參之史」之文，即是本於經、參之史，融鑄經史之學的散文。那麼，究竟葉適經史之學與散文的關係為何？具體而言，筆者將以葉適記體為觀察對象，探討以下問題：葉適記體如何取資於經史典籍？葉適記體在散文史中

<sup>18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卷47，頁69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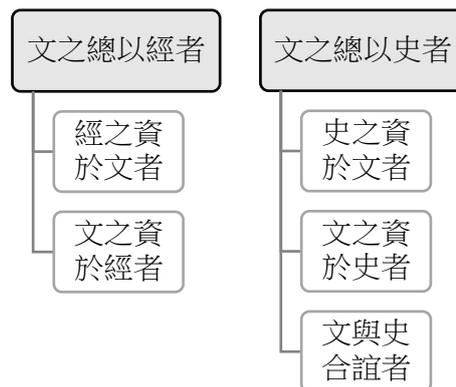
<sup>19</sup> 陳弱水論文人治經的「經學變體」，其中包括「經典批評」、「補經之作」之說。詳參陳弱水：《中晚唐文人與經學》，《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》（增訂本）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6年），頁393-456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陳氏所論，諸家文集中屬於經典批評的作品，絕大多數為論說體，而未見以記體為證。這顯然是因為，除了少數例外，僅憑記體篇名難以見出其文與經典之關係。故研究者必須逐篇解讀、披沙揀金，方能得之。

<sup>20</sup> 趙氏序文收入〔宋〕葉適〈水心文集序〉，收入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（上冊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1。本文所論葉適記體，亦據此版本。

## 二、文資於經史與記體分類

展開全文探討前，必須先建立「文資於經史」與「記體分類」的架構，方能綱舉目張。

首先，關於「文資於經史」，本文借鏡王葆心(1869~1944)於《古文辭通義》所提出的綱領，研究葉適經史之學與記體關係。<sup>21</sup>《古文辭通義·總術》綜論經史子之學與文章創作之關係甚詳。其中有關經、史兩者，試藉以下簡圖呈現之。



在文章與經史之學諸多關係中，本文特別注意文章如何取資經史典籍的問題。熊禮滙論「文之資於經者」曰：「意謂文章原出五經，不但立論之本出於經，而且機杼、物采、規模、制度亦取於經。文之資於經，有融聖人之意而出之和引用經語的區別。」<sup>22</sup>關於「文之資於史」者，王葆心論班、韓、柳等歷代作者學文於史。又以蘇、黃故事為例，論讀史有「豫

<sup>21</sup> 熊禮滙認為，《古文辭通義》為清代古文之學集大成之著作。詳參熊禮滙：〈《古文辭通義》要義概說〉，收入〔清〕王葆心編撰，熊禮滙標點：《古文辭通義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1。

<sup>22</sup> 熊禮滙：〈《古文辭通義》要義概說〉，頁31

備作文一法」。<sup>23</sup>王葆心旁徵博引諸家論述，闡釋文章創作如何取資經史典籍，所論甚詳，足資依傍。

再者，關於「記體分類」。歷代學者研究記體分類者眾，李貞慧對此曾有梳理，隨後以《宋文鑑》中北宋諸家和朱熹作品的實際情形，分為 14 類。<sup>24</sup>李氏之後，曾棗莊《宋文通論》則執簡御繁，提出建築物記、學記、山水記、書畫記等 4 類。<sup>25</sup>本文參考諸說，並依葉適記體實際情形分為 6 類，製表如下：

表 1：葉適記體分類表

記體類別/篇數	葉適記體	
興造記（浚渠、開塘、築橋、修城、其他興造物） / 10 篇	〈東嘉開河記〉 〈江陵府修城記〉 〈績溪縣新開塘記〉 〈瑞安縣重建廳事記〉 〈利涉橋記〉	〈台州重建中津橋記〉 〈紹興府新置二莊記〉 〈潼川府修城記〉 〈連州開楞伽峽記〉 〈茶陵軍減苗置寨記〉
祠宇記（佛教、道教、其他信仰） / 8 篇	〈白石淨慧院經藏記〉 〈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〉 〈宿覺菴記〉 〈晉元帝廟記〉	〈漳浦縣聖祖殿記〉 〈溫州社稷記〉 〈永嘉縣社稷記〉 〈寶婺觀記〉
祠堂記（地方先賢） / 10 篇	〈司馬溫公祠堂記〉 〈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〉 〈龜山楊先生祠堂記〉 〈上蔡先生祠堂記〉	〈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〉 〈季子廟記〉 〈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〉 〈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〉

<sup>23</sup> [清]王葆心編撰，熊禮滙標點：《古文辭通義》，頁 665-667。

<sup>24</sup> 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26 卷第 3 期（2008 年 9 月），頁 4-11。

<sup>25</sup> 曾棗莊：《宋文通論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658-741。

	〈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〉	〈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〉
學記 / 10 篇	〈漢陽軍新修學記〉 〈六安縣新學記〉 〈金壇縣重建學記〉 〈石洞書院記〉 〈瑞安縣重修縣學記〉	〈信州教授廳記〉 〈溫州新修學記〉 〈信州重修學記〉 〈長溪修學記〉 〈宜興縣修學記〉
建物記（亭臺樓閣、齋室軒堂） / 14 篇	〈覺齋記〉 〈煙霏樓記〉 〈李氏中洲記〉 〈醉樂亭記〉 〈沈氏萱竹堂記〉 〈時齋記〉 〈敬亭後記〉	〈留耕堂記〉 〈北村記〉 〈葉嶺書房記〉 〈風零堂記〉 〈郭氏種德菴記〉 〈櫟齋藏書記〉 〈湖州勝賞樓記〉
雜記事物 / 1 篇	〈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〉	

觀察此表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，葉適幾乎只有為各種建築物寫記，諸如表中公共興造物、祠堂、祠宇、學校、一般建物。而其他記體如：書畫、器物、瑣細奇駭之事等，皆未曾著墨。僅見的〈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〉，記載事涉宋代酒政，關乎全國人民，顯然不能以瑣細之事稱之。此外發展歷史悠長、後世多所矚目的山水遊記，則也是一篇未見。由如此寫作內容取向，或許亦可觀察出葉適「廣學切用」的學術性格。書畫、器物、山水這類對象，更適合賞玩遊觀的審美、創作心態，似乎就不太適合葉適。這點是其有別於蘇軾之關鍵處。相較之下，葉適創作更多的學記、祠堂記、興造記等，並以豐富的敘事內容賦予這些公共空間以歷史、文化的精神意義。<sup>26</sup>表 1 中計有近 40 篇記體，乃葉適退居水

<sup>26</sup> 蘇軾作有多篇書畫、器物、山水、事物等記體，詳參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頁 9。蘇門私人建物記「多數篇章精於論理，略於寫景、記事」。詳參蓋琦紓：〈蘇門文人私人建物記之美學意涵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24 卷第 1 期

心之際所作。

本文參考王葆心之說，並依據葉適記體的實際情形，分項論述葉適記體與經史之學的關係。

### 三、葉適記體「翰藻論經、輔史而行」

誠如前論，葉適記體創作成績豐富。此外，其亦有精彩的記體發展觀察。葉適曰：

韓愈以來，相承以碑誌序記為文章家大典冊，而記，雖愈及宗元，猶未能擅所長也。至歐、曾、王、蘇，始盡其變態。……若〈超然臺〉、〈放鶴亭〉、〈篔簹偃竹〉、〈石鐘山〉，奔放四出，其鋒不可當，又關鈕繩約之不能齊，而歐曾不逮也。<sup>27</sup>

葉適以文學史的高度觀照文體發展脈絡，明白提出北宋諸家對記體寫作「盡其變態」的新變之功，尤其著眼蘇軾對「關鈕繩約」，也就是「法」的突破。<sup>28</sup>明人吳訥（1372～1457）《文章辨體序說》論記體，則是由「正／變」論兩宋諸家。文曰：「大抵記者，蓋所以備不忘。……敘事之後，略作議論以結之，此為正體。……雖專尚議論，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

（2006年6月），頁209。此外，陳冠瑋統計蘇軾之私人、亭臺建物記有21篇，學記、祠堂記、興造記合計卻僅4篇。詳參陳冠瑋：《歐陽脩與蘇軾「記」體文研究》（彰化：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1年），頁210-211。據筆者觀察，蘇轍、黃庭堅等蘇門文人，亦有類似的現象。此明顯與葉適大量寫作學記、祠堂記、興造記（共30篇）不同。詳參本文表1。

<sup>27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49，頁733-734。

<sup>28</sup> 鄭芳祥：〈永嘉文派「文勝於學」研究——從葉適到吳子良之文體論探析〉，《長庚人文社會學報》第8卷第2期（2015年10月），頁386-387。

教，弗害其為體之變也。」<sup>29</sup>此說廣為論唐宋記體學者引述，而有宋人「破體為文」、「以論為記」的命題，並且從各方面討論之。錢鍾書《管錐編》認為：「名家名篇，往往破體，而文體亦因以恢弘焉。」<sup>30</sup>錢說揭示「破體」為歷代文學名家之慣技。張高評詳論宋人以文為詩、以詩為詞等破體手法，以及跨領域的創造性思維。<sup>31</sup>熊禮滙以韓柳、歐蘇記體為例，認為「即事作記，工於體物和別求義理，以論為記，乃是唐宋記體古文書寫策略的大致區別」。<sup>32</sup>「以論為記」的書寫策略，實為宋代文體學「破體為文」時代風氣於古文的具體展現。

但我們若進一步觀察南宋諸家記體，則可見不同的樣貌，而呈現著記體的動態演變。例如，李貞慧已注意到，相較於北宋記體新變，朱熹反其道而行，回歸源自「碑誌」的嚴肅態度，寫作傳達道統、道學的記體，做為「文從道出」理論的實踐。<sup>33</sup>本文則認為，葉適試圖扭轉北宋記體「盡其變態」的寫作風格，具體作法則可分為以下兩點說明。

首先，是「以論為記，翰藻論經」。葉適記體中有不少以文學性手法闡釋經典的內容，足資與其《進卷》、《習學》中所論互參。更有甚者，《習學》未曾專論的經文，亦偶見於記體中。凡是文集集中的「經典批評」，成為《習學》之外，全面理解葉適學術的資料。同樣「以論為記」，但非如蘇軾「奔放四出」，亦非似朱熹「文從道出」，而是取資儒家經典，以「錯

---

<sup>29</sup> [明] 吳訥：《文體序說三種·文章辨體序說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 52。

<sup>30</sup> 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（冊 3）（臺北：書林出版公司，1990 年），頁 890-891。

<sup>31</sup> 張高評：〈破體與創造性思維——宋代文體學之新詮釋〉，《中山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09 年第 3 期，第 49 卷（總 219 期，2009 年 3 月），頁 20-31。

<sup>32</sup> 熊禮滙：〈淺說唐宋記體古文書寫策略的轉變〉，《勵耘學刊》2015 年 1 期，頁 35-50。

<sup>33</sup> 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頁 30。

比文華」的修辭手法融入經語。以「翰藻」闡發經「義」，是其寫作的重要方法。

再者，是「為史當資，輔史而行」。議論說理之外，葉適記體亦不偏廢「以備不忘」的敘事功能。葉適善用地方文史資料，以充實內容、鋪衍成文。又或是記載地方人物、事件，發揮記體本色。葉適弟子們曾總評其師文章，吳子良（1197～1256）於《荊溪林下偶談》中，謂之「為史者當資」。<sup>34</sup>趙汝諤〈水心文集序〉，謂之「輔史而行」。<sup>35</sup>以兩人所言專論記體，亦稱允當。

以下謹依表 1 記體類別，論葉適記體「翰藻論經、輔史而行」的特色。<sup>36</sup>

### （一）引經為名、翰藻論經的建物記

〈敬亭後記〉（寧宗嘉定 4 年 1211 A.D.）<sup>37</sup>記載「敬亭」興建、修復始末，並強調程頤（1033～1107）高足張繹（字思叔，？～1108）為其命名，正是依憑其師「誨學者必以敬為始」的主張。全文徵引《論語·顏淵》「克己復禮為仁」章、《孝經·廣要道》「教民親愛，莫善於孝」章兩段文字發揮議論。<sup>38</sup>在寫作策略上，此文先破後立，先批評程氏「未能復禮

<sup>34</sup> [宋] 吳子良：《荊溪林下偶談》，收入王永照編《歷代文話》（第 1 冊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560。

<sup>35</sup> [宋] 葉適著〈水心文集序〉，收入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（上冊），頁 1。

<sup>36</sup> 張平研究葉適記體，認為其實踐了「景語」從式微到復萌的調適，以及「理語」從「放言」到「法言」的變遷。張平：〈帛裂與統合一——葉適「文集大成」的一種微觀考察：以記體文為例〉，《浙江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018 年第 2 期（第 43 卷第 215 期）（2018 年第 2 期），頁 58。本文強調葉適經史之學與記體之關係，故筆者雖認同張氏論「景語」之主張，但本文未多著墨。此外，本文另強調葉適記體之理語有「翰藻論經」的現象。

<sup>37</sup> [宋] 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63。

<sup>38</sup> [魏] 何晏等注，[宋] 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

而遽責以敬」，進而主張「學必始於復禮」、「禮復而敬立，非強之也。」又能前後照應且不落俗套，避免走入為人作建物記歌功誦德的老路，提出自己的學術主張。<sup>39</sup>在諸多建物記中，可謂頗為突出。

在學術內涵上，藉由葉適記載，讀者可知此建物「程氏——張繹」的學術史脈絡。但葉適明知如此，文中亦明言「因以補思叔之遺，為〈敬亭後記〉」，卻提出完全與張繹〈敬亭記〉「始乎敬」相異的見解，幾乎是直指二程學術核心的批評。

40

〈敬亭後記〉尚能補充《習學》之說。葉適亦曾於《習學》專論《論語·顏淵》「克己復禮為仁」章。《習學》所論，認為「仁」的「全體」是「克己復禮」，而實行之「目」，即是吾人所熟悉的「非禮勿視……聽……言……動」。<sup>41</sup>然而〈敬亭後記〉所論，則是主張「學必始於復禮」及「禮復而敬立」，旨在強調復禮之序位優先於敬。葉適兩段文字雖皆圍繞著「禮」立論，但顯然側重點各有不同，足資相互發明。

葉適〈風雩堂記〉（寧宗嘉定 7 年 1215 A.D.），乃為李大異（字伯珍，孝宗乾道 8 年 1172 A.D.進士）於「豫章之園」所築之「風雩堂」所作。全文非以記述築堂始末為始，取而代之的是融入《論語·先進》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

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版），卷 12，頁 1。〔唐〕唐玄宗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孝經注疏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版），卷 6，頁 4。

<sup>39</sup> 參考楊儒賓的說法。詳參楊儒賓：〈葉適與狄生徂徠〉，收入張寶三、楊儒賓編：《日本漢學研究初探》（臺北：喜瑪拉雅基金會，2002 年），頁 121。

<sup>40</sup> 張繹記載其師程頤之說曰：「學之道，始乎敬而已。」張繹〈敬亭記〉，收入曾棗莊、劉琳主編：《全宋文》（冊 125）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142。

<sup>41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13，頁 192。

坐」章<sup>42</sup>、《論語·雍也》顏淵「簞食瓢飲」章的長篇幅議論。<sup>43</sup>無獨有偶的是，《習學》亦曾專論《論語》此兩章。<sup>44</sup>細究之，記體與筆記所論意旨實相去不遠，但因為文體特性關係，記體相比之下顯然較具備文學性。《習學》中「且浴沂風雩，詠歌而歸，通國皆然，但不狎邪，所以至道」<sup>45</sup>，在〈風雩堂記〉中表現相近觀念的句子是「欣時和，美備服，即名川之易狎，同魯人之願游。詠歌而還，容順體適，此義理之中，物我之平也。」<sup>46</sup>記體所謂的「義理之中，物我之平」，正是《習學》所言「所以至道」的內涵。記體其餘文字，則是《習學》「浴沂風雩，詠歌而歸」更富有文學性的表現。這段文字描寫美善的氣候、風俗、地理與人民，以及參與者身心和暢的愉快。這些都是《習學》解經強調「至道」之餘未能表達的，而也正是記體文學性表現的特出處。

「語道」解經之後，文章後幅是作者精心之作。其文曰：

李公伯珍，築堂豫章之園，命曰風雩。夫蔽層丘，納巨海，或窮奢極麗，競於難踰，或苟完粗葺，取其易足，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，快心意也，顧未有返道德之場，宅性命之園，何哉？今公久於侍從，勞於方岳，退而休之，無所復羨，而能以點之樂者自樂也。手植拱把以俟干霄，沼沚微瀾，如在江漢，草根木末，察榮悴之態，而風雲雨露之教日新而無

<sup>42</sup>〔魏〕何晏等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11，頁 10。

<sup>43</sup>〔魏〕何晏等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6，頁 5。

<sup>44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13，頁 192、181。

<sup>45</sup>《習學記言》《四庫全書》本作「但不狎邪，所以至道」。注釋 18 所引《習學》中華書局本作「但不狎邪，何以至道」。應以《四庫》本文意較通暢。意謂「浴沂風雩，詠歌而歸」的活動各地皆有，但必不能落於「狎邪」者流，方能「至道」。詳參〔宋〕葉適：《習學記言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 849 冊），卷 13，頁 23a。

<sup>46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77。

窮。至於西山之崖，南浦之濱，舟車去來，禽魚翔泳，無不各得其得，而又能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。然則性命道德將為公歸宿之地乎！與娛耳目、快心意者遠矣。雖然，猶有待於物，點之樂也；無待於物，顏氏之樂也。嘉定七年十月。<sup>47</sup>

首先，是「世之奇人偉士」與「李公」之對比。描寫奇人偉士處，已見葉適工穩文句。而描寫李公與其風雩堂處，則更是利用「以點之樂者自樂」、「以點之樂者同乎物而樂」的兩個境界立論，層層逼進、步步深入。其間又以優美文句描寫風雩堂之山水、草木、禽魚等等。奇人偉士建築園囿，不論建物是「窮奢極麗」或「苟完粗葺」，皆非為了「返道德」、「宅性命」。而只有如文中所論兩境界，超越了華麗與粗葺的對立，將園囿提升到「自樂」、「同乎物而樂」之所在，方能歸宿於「性命道德」。這主張，其實正是《習學》所論的「道進心退」，真正的「至道」。為「風雩堂」作記，全文必然論及《論語·先進》篇，但葉適卻另外加入《論語·雍也》顏淵「簞食瓢飲」章相比較，認為後者「無待於物」、「樂其樂而忘其憂……人欲之累盡矣」的境界更高，並以此作結。如此則又為此篇開拓另一境地。

與「風雩堂」典出經典相同，〈時齋記〉（寧宗開禧2年2月1206 A.D.）中的「時齋」所以得名，據葉適記李寅仲（生卒年不詳，葉適同年友）所言，乃出自於《易經·艮卦》的〈彖傳〉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」。<sup>48</sup>〈時齋記〉記載李寅仲超過十餘年的求記始末後，葉適大篇幅的論述「時常運而無息」之理。然而，〈艮卦〉則代表著止息，故曰：「〈艮〉以息為象，

<sup>47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10，頁177。

<sup>48</sup>〔魏〕王弼、韓康伯注，〔唐〕孔穎達等正義：《周易正義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版），卷5，頁27。

時雖運而必息；人以止為本，道必止而後行。」最後，對比「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，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」、「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」兩者。<sup>49</sup>其實正是「止」「靜」者與「以時自達者」之比較，而唯有止靜者，方能如〈艮卦〉之〈象傳〉所言「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」。總之，葉適〈時齋記〉以《易經·艮卦》為議論基礎，特別強調「息」、「止」、「靜」的重要。《習學》論《易經·艮卦》曰：「學者於艮，知止而已。」<sup>50</sup>其主張可說和此篇相近。

此外，值得吾人注意的是，〈時齋記〉明載作於開禧 2 年 2 月。同年 5 月，寧宗下詔伐金，史稱「開禧北伐」。促成此次北伐者是以韓侂胄（1152～1207）為首的主戰派。<sup>51</sup>葉適則於是年父喪服除，受詔至臨安，在北伐前曾力主審慎，主張「備成而後動，守定而後戰」，反對冒然宣戰。<sup>52</sup>我們若結合如此朝議來看，〈時齋記〉所論，就不僅僅是因「時齋」典出《易經》，故藉記體申論經義，同時也展示葉適之幽微心曲。亦即藉〈時齋記〉強調「息」、「止」、「靜」的重要，葉適實針對當時宋金關係所發。發掘此深意，我們就更能體會〈時齋記〉的文學價值。

前述幾篇葉適記體，皆能於《習學》中找到相應論述，比較後頗能見出記體文章之美。文後將與朱熹作品相對照，又或能見出不同學術取向。除此之外，尚有不少取資於經典而發揮議論的記體。首先，如〈郭氏種德菴記〉（寧宗嘉定 8

<sup>49</sup> [宋] 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56。

<sup>50</sup> [宋] 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3，頁 29。

<sup>51</sup> 陶晉生、黃寬重、劉靜貞編著：《宋史》（新北市：國立空中大學，2004 年），頁 147-148。

<sup>52</sup> 周學武：《葉水心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8 年），頁 122-126。周夢江認為葉適於開禧北伐中「力主守定而後戰」，亦可與本文互參。見周夢江：《葉適與永嘉學派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），頁 202-204。

年 1216 A.D.)。<sup>53</sup>「種德」一詞，語出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：「皋陶邁種德，德乃降，黎民懷之。」<sup>54</sup>葉適首先肯定人能「種德」，且能「與天地同其長久」。但是，卻常見「天地種之而人毀之」。隨後，則由「謙者／盈者」、「讓者／毀者」、「廉者／貪者」、「退者／進者」等四組「種之毀之」的對比，多方面描寫種德者「謙、讓、廉、退」人格精神。最末，葉適又以「市人、農夫、聖賢、天地」等四個層次，論「德」之高下分別，亦兼有勉人取法乎上之意。如此層次分明、理充辭沛的論述，深具文章美感，又讓讀者更全面認識「種德」內涵之高下與廣狹。我們若進一步查考《尚書正義》，可發現孔安國傳、孔穎達疏對「種德」一詞皆未多作解釋，僅僅釋「種」為「布，降下」而已。正因如此，〈郭氏種德菴記〉或可視為葉適論《尚書》經義之作。再者，又如〈覺齋記〉（光宗紹熙元年 1190 A.D.），葉適化用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經文，藉以論「覺」的儒家道德意義。<sup>55</sup>首先，葉適認為「覺」的內含包括：「道德、仁義、天命、人事」。隨後，葉適提出「養是覺也何道」的問題，並自問自答的列舉四個方法，分別是「一趨於問學而不變」、「責難於師友而不息」、「先義而後利」、「篤於所以自為而不苟於所以為人」。其中的後兩者，典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「叟不遠千里而來」章、《論語·憲問》「古之學者為己」章。<sup>56</sup>杜保瑞認為葉適「養覺」的方法與實踐者主體自覺的工夫有關，是性命之學、孟子之學。<sup>57</sup>緊接著葉適論「世俗之覺」的為害時

<sup>53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1，頁 183。

<sup>54</sup> [漢]孔安國傳，[唐]孔穎達等正義：《尚書正義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版），卷 4，頁 6。

<sup>55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41。

<sup>56</sup> [漢]趙岐注，[宋]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版），卷 1，頁 2。[魏]何晏等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14，頁 11。

<sup>57</sup> 杜保瑞：〈葉水心事功進路的儒學建構〉，《南宋儒學》，頁 727-728，743-745。杜保瑞論葉適〈覺齋記〉、「對孟子的心性之學的意見」甚詳，卻似

曰：「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，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。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，義利人已之辨，常患乎乍存乍亡，若起若滅，方與世俗交鬪而未已也」，則顯然化用了《孟子·滕文公》「一傅眾咻」章經文。<sup>58</sup>以上所舉兩段互相呼應，由是亦可見葉適壯年時對孟子學說的態度。反觀於晚年退居水心，葉適《習學》論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，批評孟子「先義後利」等重要的仁政主張是「易言」，亦即將道德與政治都看得太簡單了。<sup>59</sup>後世學者跟著誇誇其談，更是不宜。相較之下，不難見出葉適生命中晚期不同的學術主張。

總之，由於諸建物直接引經為名，葉適提筆之際，除交待撰文始末因緣之外，更必須闡發其命名之原由，方能切題發揮。而記體又與學術筆記不同，作者常舞文弄墨以釋經義。基於以上原因，方有葉適引經為名、翰藻論經的建物記。

## （二）融鑄經典與地方文史的學記

葉適為各地學校所撰寫的學記，充分表現了文章融鑄經史典籍的寫作手法，以及隨之所帶來的美感特色。由於葉適學記具地方文史內容，故本文以葉適退居永嘉為界，分為前後兩期舉例說明之。

### 1· 退居永嘉以前

退居永嘉以前，葉適撰有〈漢陽軍新修學記〉（光宗紹熙元年 1190 A.D.），即善用地方文史資料以鋪敘成篇。<sup>60</sup>葉適時

---

乎未注意到相關文獻資料的寫作時間。周淑萍觀察學界宋代孟學研究，認為有「尊孟」、「非孟」、「孟子升格運動」幾個主要視域。葉適被視為是「非孟」者之一，其餘尚有李觀、司馬光等人。〈覺齋記〉則是葉適少數化用《孟子》經文而不非孟的作品。周淑萍：《兩宋孟學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 5-7。

<sup>58</sup>〔漢〕趙岐注，〔宋〕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卷 6，頁 12。

<sup>59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14，頁 197。

<sup>60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40。

任湖北參議官，任所江陵府與漢陽軍相近，同屬荆湖北路。<sup>61</sup>多了這個地緣關係，或許讓葉適撰文更能貼近當地。全文由上古說起，虞夏時期，是「治略於中國」。接著以《詩經·二南》篇章為例，謂西周德治最盛時「號登太平」。又謂東周時「國別土斷」的局勢，皆載於《春秋》。又說荀子（？～238 B.C.）、屈原（343 B.C.～278 B.C.）等人，「變風雅而為麗淫」，最終成就時至南宋尚存的「楚人之材」、「荆楚之習」。黃震（1213～1280）論此寫法曰：「歷敘江漢古今材質，文有節奏可觀」。<sup>62</sup>葉適藉經典記載與學校所在地之歷史底蘊撰文，對於漢陽軍學的期許，即是恢復西周傳統——「視成周之士庶幾乎」，也就更加殷切。

〈金壇縣重建學記〉（寧宗慶元元年 1195 A.D.），亦是一例。<sup>63</sup>全文開篇主張「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，使己立而物不病，可以達於道矣」，隨後則論曰：「人己之分豫辨，而所以處之素審。」明確的強調「豫辨」、「素審」，全文即以此觀念正反論辯而成。葉適先後徵引並詮釋《孟子·盡心下》「聖人百世之師」章、《論語·微子》「逸民」章，認為，孔、顏、孟正是能學伯夷、柳下惠「辨人己之分」、「審所處之義」，故能成其聖。<sup>64</sup>而後之學孔氏者，儘管「簡傳注」、「闢異說」，似乎是尊崇經典的，但卻「人己之分未豫辨」、「所以處之未素審」。最後，葉適考察諸多歷史人物，仍把握「豫辨」、「素審」以收束全文。

綜觀〈金壇縣重建學記〉，幾乎未見描寫、抒情，記重建

<sup>61</sup> 周學武：《葉水心先生年譜》，頁 65-74。

<sup>62</sup> [宋]黃震：《黃氏日抄·讀文集》，收入王永照編《歷代文話》（第 1 冊）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7 年），頁 854。

<sup>63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52。

<sup>64</sup> [漢]趙岐注，[宋]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卷 14 上，頁 8。[魏]何晏等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18，頁 6。

學校緣由亦是簡單幾筆，前幅純然經學議論文章，後又加上歷史故事做為佐證，幾可謂篇議論文。為了論證前述全文主旨，葉適在章法安排頗見用心，透過「豫辨」、「素審」(正)／「尤豫辨」、「尤素審」(正)／「未豫辨」、「未素審」(反)／「當豫辨」、「當素審」(正)，步步進逼、正反覆疊的強調其主張，說理氣勢強盛。歸有光(1506~1571)《文章指南》論「正反翻應則」曰：「凡議論好事，須要一段反說；凡議論不好事，須要一段正說；文勢亦圓活，義理亦精微，意味亦悠長。」<sup>65</sup>歸氏提出正反法的幾個審美效果，葉適〈金壇縣重建學記〉頗能得之。

金壇縣南宋時屬江南東路鎮江府，今則屬江蘇省常州市，自古皆屬吳越江浙地區。葉適於撰文前一年任淮東總領，任所就在鎮江府。<sup>66</sup>在職其間，想必對當地大小事務了解甚深。文中感慨該地風俗不淳，漢魏以來「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」。若細究之，可知文中所考人物，如：太伯、季札、澹臺滅明、子游等人，皆為吳人或其事蹟與吳地有關。藉著先賢事蹟以為論述例證，顯見葉適不僅僅任職鎮江，更善於運用地方掌故為文。

葉適於〈金壇縣重建學記〉論伯夷、柳下惠，《習學》亦論及之，然而並非見於論《論》、《孟》之卷次，而是論《左傳》僖公 26 年齊孝公伐魯國北鄙事。<sup>67</sup>《習學》旨在比較孔孟兩人論伯夷、柳下惠的方式，葉適稱「孟子固推言之，非若孔子指其實也。」孟子推崇伯夷、柳下惠為「聖之清者」、「聖之和者」、「百世之師」。相較之下，葉適比較肯定孔子「指其實」的作法，直接論柳下惠「三黜不去」、「降志辱身」。葉

<sup>65</sup> [明] 歸有光評選：《文章指南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91年)，頁 10。

<sup>66</sup> 周學武：《葉水心先生年譜》，頁 99-101。

<sup>67</sup> [宋] 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10，頁 134。

適《習學》成書晚於〈金壇縣重建學記〉，由論伯夷、柳下惠相關內容，或可見出葉適早年與晚年的思想變化。

## 2·退居永嘉以後

在葉適 10 篇學記中，永嘉時期所作〈溫州新修學記〉(寧宗嘉定 8 年 1215 A.D.) 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篇作品，是其論永嘉學術之重要文獻，受到眾多學者重視。文中葉適指出永嘉之學「必兢省以禦物欲」、「必彌綸以通世變」的兩個取向，以及北宋以來永嘉學術傳承譜系。這些論點成為南宋至今研究永嘉學術的基礎。<sup>68</sup>儘管如此，此篇卻有段文字，似未引起學界廣泛討論。但本文認為，葉適由此展現出更圓融的思想境界，以及出入經典的文章美感。其文曰：

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，可乎？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，可乎？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，外為馳驟者麤鄙而不近矣。雖然，未至於聖人，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為患者。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，皆曰「吾一以貫之」，豈非無本末之辨，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！今觀曾子最後之傳，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為可略，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；子貢平日之愧，終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而聞，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。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，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！<sup>69</sup>

葉適主張為「學」應於「自身」與「天下」反覆循環的過程，

<sup>68</sup> 南宋黃震論此篇曰：「以周恭叔、鄭景望、薛士龍、陳君舉四人為永嘉相承之儒宗。」《黃氏日抄·論文集》，《歷代文話》(第 1 冊)，頁 856。由此可見，早在南宋學者已注意到此篇對永嘉學術內涵、脈絡的重要性。今人論永嘉學術，無不以此為基礎。詳參周夢江：《葉適與永嘉學派》，頁 26-27。

<sup>69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78。

最後達之於最高境界——「道」。然而，眾人為「學」達「道」的過程，卻有著「妄相融會」、「外為馳驟」、「唯而不悟」、「疑而未達」的各種問題，其中後兩者明顯化用《論語·里仁》「吾道一以貫之」章、《論語·衛靈公》「多學而識之者」章。<sup>70</sup>葉適認為，孔子對曾參問道、子貢問學兩類的不同問題，皆以「一以貫之」回答，顯然是為了融合本末同異之辨。<sup>71</sup>而這兩位孔門弟子在為學達道過程中，尚有「唯而不悟」、「疑而未達」的缺憾，那就更遑論文章最末「道不識貴賤，學不識深淺」的眾人了。前論何俊、戴景賢論葉適主張「學以致道」、「道、學一貫」，此篇亦是顯例。

葉適化用經典的過程，充份展現鍛字鍊句的能力。首先，他將原本篇幅、文字相去甚遠的兩段經文，保留關鍵文字後，再用相近的句型重新組織安排。再者，他又化用經典，以「唯而不悟」、「疑而未達」兩句高度濃縮概括為學達道者的困境。最後，整段文字頻繁運用諸多兩兩相對的觀念與句子，諸如「自身／天下」、「平日／最後」、「本／末」、「異／同」、「貴／賤」、「深／淺」等等。化用經典而成兩兩相對、相近的句子，工穩中有錯落，熟語中有新意，因此不淪為板滯，且見文學形式美感。高度濃縮的句子，則見用字遣辭精準、智慧思想高度。葉適苦心經營這段「錯比文華」的文字，正是要展現圓融的「沉思」。

此篇所化用之《論語》經文，《習學》亦曾專論之。<sup>72</sup>論及《習學》相關篇章，學者多著重葉適反對理學家「曾子傳

<sup>70</sup>〔魏〕何晏等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4，頁3，以及卷15，頁2。

<sup>71</sup>陸敏珍論葉適「合同異之趨」甚詳，讀者可參陸敏珍：《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300-302。

<sup>72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13，頁178、188。

孔子」的說法<sup>73</sup>，卻似乎忽略了葉適論為學達道的內涵，例如《習學》：「至孔子，於道及學始皆言『一以貫之』。夫行之於身，必待施之於人，措之於治。」<sup>74</sup>凡此，正可與〈溫州新修學記〉中揭示的反覆循環，融合本末同異的觀點相互發明。據前所論，很顯然的〈溫州新修學記〉較具文章美感，這是《習學》中未見的。

〈信州重修學記〉（寧宗嘉定 8 年 1215 A.D.）亦曾化用經典文句寫作。<sup>75</sup>文章首先敘述信州以《四書》為教材，信州學重建之緣由。緊接著將《四書》經文化用於文章中，主張人才並非難得，且強調學校的重要性。首先，葉適用極為精簡的語言，縮寫了《論語·泰伯》「舜有臣五人」章、《孟子·盡心下》「由堯舜至於湯」章，又能不失其本意。<sup>76</sup>例如：「昔孔子歎材難，而舜止五臣，周之亂臣僅九人焉。孟子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，見聞之際，彰彰乎莫之企及也。」《論》、《孟》所言，在強調「道之凝聚顯發」，道統傳承之人、襄助道德治理推行天下之臣，雙雙難得。再者，雖然人才難得，但葉適藉《學》、《庸》，以「物所以會通乎我」、「天所以降命乎我」，肯定了凡人皆能達「性合而中，物至於和」的道德境界，而非「獨聖賢哉」。在此基礎上，方能肯定學校教育「師友之教，學問之講」的重要性。唯有透過學校，方能化解《論》、《孟》所言人才難得的現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習學》論《中庸》時，強調「降命」與「降衷」不同。論《大學》時，則

<sup>73</sup> 蔣偉勝：《葉適的習學之道》，頁 170-174。何俊：《事與心：浙學的精神維度》，頁 124-126、周夢江、陳凡男：《葉適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153-154、張義德：《葉適評傳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179-182。

<sup>74</sup> [宋]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13，頁 178。

<sup>75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1，頁 184。

<sup>76</sup> [魏]何晏等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8，頁 6。[漢]趙岐注，[宋]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卷 14 下，頁 11。

認為「當由致知為始」，應擺落「『物』字或絕或通」的紛爭。<sup>77</sup>這些觀念，顯然與〈信州重修學記〉有異，兩者應互相參照。

與化用經典不同，〈長溪修學記〉（寧宗嘉定 9 年 1216 A.D.）直接運用《習學》論《易·兌卦》的文字，作為葉適論為學致道過程的論據。<sup>78</sup>此篇以敘事始，記長溪縣縣學早年「食」、「居」皆不得安頓的困境。經過黃龜朋、江嗣祖前後兩位縣令的治理，才得以「居與食皆遂矣」。也因此，人們「思其令不忍忘」，故欲求記於葉適。緊接著，葉適記載長溪士人「縛於文而厚於質」，長年敬重縣學教師且「敬恭不衰」。總結兩者關係，葉適則曰：「能思其師而不忍忘，固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。」文章至此，以敘事為主，記載長溪人不忍忘其令、其師的故事。文章最末，葉適則逕引《習學》論《易·兌卦》的文字：「理無形也，因潤澤浹洽而後著，此《兌》之所以貴講習」<sup>79</sup>，論師、令之所以為人們所不忘，正是因為縣令「有政」、「由學」，與縣學教師「有道」、「知統」。在令與師的推動下，學校師生方能勤於「講習」，讓無形之理得以「潤澤浹洽而後著」。與《習學》單純的論述不同，〈長溪修學記〉所記其令「有功於學」與其師「言論風指，皆世守之」的地方人物事蹟，增添了文學敘事之美，亦使《習學》的理論更加鮮活可感。

前論〈溫州新修學記〉、〈信州重修學記〉、〈長溪修學記〉三篇，雖論述方式稍有不同，但皆於文中議論經典，並且能和《習學》所論相參照，成為前述「經典批評」之顯例。學者已指出兩宋作者以學記論經的現象。然而，凡是葉適於學

<sup>77</sup> 葉適論《學》、《庸》的研究，可參蔣偉勝：《葉適的習學之道》，頁 112、123。

<sup>78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1，頁 185。

<sup>79</sup> [宋]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3，頁 31。

記體文章、學術筆記兩種不同著作，以不同文體論相同經文的例證，有別於學者所論而值得留意。<sup>80</sup>例證中關於經典解釋的異同，已如前論。

葉適大篇幅運用地方文史資料，並取得相應美感特色的例子，莫過於〈宜興縣修學記〉(寧宗嘉定 13 年 1220 A.D.)，其文曰：

荆溪，《禹貢》中江也。渚泆澄澈，雲木縈帶，君山最雄秀，嵌洞尤怪偉。蓋自楚漢為東南稱首。近蘇公去萬里蜀，周覽天下，擇陽羨而居，其疏展隴麗兼之矣。方周孝侯童騃縱暴，至比以異物，一旦感激，殺虎斬蛟，從陸士衡兄弟，前死不卻顧，大節尚生存，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。熙寧更用經義，士初昧溺於時，開封禮部有二邵，集英親策有余，選皆第一。京師之大，四海之廣，一邑而擅魁特者三，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。夫發於勁挺，孰若納於中和；華其文辭，孰若厚其根本！根本，學也；中和，道也；地安能預哉。<sup>81</sup>

首先，是「擇陽羨而居」的蘇軾（1036～1101）。再者，鄉人視之為「異物」，最後「殺虎斬蛟」的周處（236～297）。父陸抗（226～274）亡後領軍抗晉，吳國滅亡後隱退故里十年，「大節尚生存」的陸機（261～303）陸雲（262～303）兄弟。凡此，屬於「地力之勁挺」者。最後，北宋熙寧變法，以經義取士後，宜興「一邑而擅魁特者三」，則屬「地稟之文華」。在如此地靈人傑之宜興，葉適隨後卻論土地或許與其人之「勁挺」與「文華」有關，但其人對於「道」與「學」的追

<sup>80</sup> 倪春軍指出兩宋皆有以學記論經的現象。詳參倪春軍：《宋代學記文研究：文本闡釋與文體考察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21年），頁198。

<sup>81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11，頁194。

求卻不然。由此反面立論，提出「根本，學也；中和，道也；地安能預哉。」的主張。文後論「道」時，葉適論「偏氣」不能干擾中和之心性，屬於其性理之學。論「學」時，葉適強調古今相通、博洽百家，則正是《習學》旨意。葉適之主張，若少了豐富地方文史資料作為論述基礎，駢散交融的修辭表現，或許就無法透闢深刻、撼動人心。葉適作此篇時已逾古稀，據文中所記，是應使者來求記而作的。在未能親臨的情形下，少了地方史料，葉適當無法完成作品。

本小節所論，為葉適所撰各地學記。由於是為教育場所建物作記體，學記論經義實屬必然。又因為學校所在之處，各有不同的人文歷史、風土人情。因此，葉適之各地學記皆能融鑄經典與地方文史。

### （三）追憶敘事與重視「以備不忘」的興造記、祠宇記

葉適記體融會經典以立論的現象，在興造記與祠宇記中較罕見。興造記如〈江陵府修城記〉（光宗紹熙元年 1190 A.D.），<sup>82</sup>藉著修城敘事，葉適批評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的「天時地利人和」說，強調築城戍守方能保境安民。<sup>83</sup>此觀點和其晚年於《習學》對孟子學說的諸多批評立場接近。<sup>84</sup>祠宇記中的〈溫州社稷記〉（寧宗嘉定 10 年 1217 A.D.）引《周禮·地官·大司徒》、《論語·八佾》「哀公問社於宰我」章，主張溫州土地雖無「山水之高深」，但今人應如古人一般重視社稷神。比較特殊的是，除了經文之外，此篇另引用鄭玄的注解。<sup>85</sup>興造記

<sup>82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38。

<sup>83</sup> [漢]趙岐注，[宋]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卷 4 上，頁 1。

<sup>84</sup> 周淑萍與蔣偉勝論葉適非孟學說時，主要以晚年《習學》所載為證，兩人皆未曾論及葉適各體文章中之孟學觀點。本文所論，或可補此不足。詳參周淑萍：《兩宋孟學研究》，頁 180-182、蔣偉勝：《葉適的習學之道》，頁 187-206。

<sup>85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1，頁 186。

與祠宇記較少融會經文的現象。推測原因，應是其他如建物、學校、祠堂之主要關係人，不論其或隱或仕，地位高低，多為儒家學者、士大夫，葉適以論為記，自然引經說經立論，以配合該建築物之文化空間。

相較之下，興造記與祠宇記的敘事內容豐富得多，並且值得吾人注意以下兩點，分別是追憶的敘事方法與重視記體「以備不忘」文體特質。

論及敘事方法，筆者發現，儘管與齋室軒堂等私人建物不同，興造物、祠宇屬於公共空間，但是葉適於興造記、祠宇記中仍常融入個人兒時、少時記憶之敘事內容，從而有抒情興味隨之而生。最典型的例子，應為〈白石淨慧院經藏記〉（孝宗淳熙 8 年 1181 A.D.），文曰：

居之者黃、錢二家，累世不貧，以文義自篤為秀士。北山有小學舍，余少所講習之地也。常沿流上下，讀書以忘日月，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，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。有楊翁者，善種花，余或來翫其花，必大喜，延請無倦。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，院僧擇饒善詩。義充、從岳、文捷，皆黃氏子，終老不出戶，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為子。余時雖尚少，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，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，而記其泉石之美，既去而不能忘也。蓋天下之俗，往往皆如是。……他日仲參忽來謁余，敘其所以為別者，蓋已十五六年矣。問其舊人，則擇饒、義充、從岳、文捷皆死矣，其他老人，多無在者，楊翁者亦已死，

---

〔漢〕鄭玄注，〔唐〕賈公彥疏：《周禮注疏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版），卷10，頁2。〔魏〕何晏等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3，頁12。

而草木衰謝，不復可識，因相對感愴久之。<sup>86</sup>

此段敘事內容占全文較多篇幅，葉適追憶少時所游淨慧院之週遭環境，以及從遊的黃氏祖孫三代、楊翁、僧人擇饒等人。所呈現的正如文中所言，是作者對其地「風俗之淳、泉石之美」的美好記憶。凡此敘事內容，皆加深葉適對人事、景物「不復可識」的感慨。相較之下，淨慧院經藏的記事內容，則側重其興造之始末，較缺乏敘事與抒情之美。葉適〈瑞安縣重建廳事記〉<sup>87</sup>（寧宗嘉定 3 年 1210 A.D.）、〈利涉橋記〉<sup>88</sup>（寧宗嘉定 4 年 1211 A.D.）〈溫州社稷記〉等篇，亦見這類公共建物記中融入追憶個人經驗的敘事內容。

論及「以備不忘」，筆者發現，葉適文中不時出現重視記體此基本文體功能的言論，例如〈連州開楞伽峽記〉（寧宗嘉定 14 年 1221 A.D.）曰：

其他仆陵摧阜，駭聞異見，史氏所錄，蓋多有之。而終不言某能開導，某能攻除，以還其舊者，豈其逸而不傳耶？抑敬而不敢，亦若重人之所謂耶？<sup>89</sup>

對於史家記載水利工程不甚詳備，葉適多所批評。也因此，此篇較詳盡的記載開楞伽峽幾位相關人士的事蹟。此事雖多次被記載於地方志中，然所記簡要。<sup>90</sup>葉適此篇，詳載水患之成以及李華（？～？，寧宗嘉定 4 年進士）治水開峽之始末

<sup>86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37。

<sup>87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62、170。

<sup>88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1，頁 186。

<sup>89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1，頁 197。

<sup>90</sup> 在《崇安縣志》、《連州志》皆可見之。詳參〔清〕管聲駿修、袁光烈纂，《崇安縣志》（清康熙 9 年刻本），卷 7，頁 49 下。〔清〕吳楚枝修、吳光纂，《連州志》（清乾隆 36 年刻本），卷 6，頁 11 上。

方法，足資補充。又如〈台州重建中津橋記〉（寧宗嘉定 6 年 1213 A.D.）曰：

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，可以驗工之良苦，會之出入，可以較用之少多，作之緩急，可以知吏之賢否。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。豈若峴首之為隘也。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。<sup>91</sup>

此篇以葉適和台州郡守俞建的對話展開議論，反省治道之常、記文之濫，特別是後者，別具特色。葉適最初反對為橋作記，認為作記者多，時間久後想必會「碑無所容而讀不暇遍」。葉適藉俞建之口論橋記實具史料價值，並非僅供抒個人於歷史洪流之慨而已。這些葉適夫子自道之語，與門人吳子良、趙汝諱推崇其師文章「為史當資」、「輔史而行」之說，兩者正可相互發明。葉適祠宇記〈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〉（寧宗嘉定元年 1208 A.D.）文末曰：「併今昔之變紀焉」，明顯的表達其記「輔史而行」自覺意圖。<sup>92</sup>以上諸篇，皆證明王葆心論葉適「詩文集可資史料」所言不虛。<sup>93</sup>凡此，皆可謂葉適對記體「以備不忘」文體特質的反省與重視。

要言之，屬於公共空間的興造物、祠宇，融入葉適個人的追憶敘事，以及「以備不忘」的記載，更添抒情之美與史料價值。

#### （四）闡發經義的祠堂記

葉適所撰各地祠堂記所祭祀的鄉里先賢，多數為學者士大夫。因此，所撰祠堂記也就免不了引經據典，闡發經義。以為奉祀朱熹之祠堂所撰〈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〉（寧宗嘉

<sup>91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71。

<sup>92</sup>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9，頁 157。

<sup>93</sup>〔清〕王葆心編撰，熊禮滙標點：《古文辭通義》，頁 665-667。

定 5 年 1212 A.D.) 舉例說明。葉適此篇旨在推崇張載 (1020 ~ 1077)、程顥 (1032 ~ 1085)、程頤、朱熹、呂祖謙 (1137 ~ 1181) 諸人，能「博探詳考，知本統所由」，能明孔子所傳之「大義」。特別是祠堂主祀的朱熹，葉適更是給予最高的敬意。龔鵬程認為，此篇正是葉適並非「反理學、反朱熹」的例證。<sup>94</sup>葉適曰：

今夫箋傳衰歇，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，夷夏同指，科舉冒沒，淺識而深守，正說而偽受，交背於一室之內，而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。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之微，尤激切而殷勤，未嘗不為之歎息也。夫學莫熟於好，道莫成於樂，顏、曾、孟子所以潛其心也；行莫如誠，止莫如善，《大學》《中庸》所以致其義也。夷佛，疾疢也；科舉，痒癩也：公所甚懼也。

95

葉適對於「孔子之道」於南宋受到「夷佛」、「科舉」的挑戰，表達深切憂心。對於朱熹「極辨於毫釐之微，尤激切而殷勤」，積極捍衛孔子學說，則是又崇敬又感嘆。如是憂心、崇敬、感嘆的抒情內涵，則需要文章前幅孔學統緒流傳的敘事內容醞釀。除了抒情與敘事，葉適亦有精彩議論闡釋經義。此篇所謂的「大義」、「本統」，即為前引：「學莫熟於好……所以致其義也。」「學莫熟於好，道莫成於樂」一語，實為《論語·雍也》三章的高度濃縮概括，分別是：「弟子孰為好學」章、「簞食瓢飲」章、「知之、好之、樂之」章。<sup>96</sup>這作法除了闡釋經義外，同時具有修辭鍛鍊之美。明顯脫化自《大學》的「行莫如誠，止莫如善」，則亦如是。《習學》論及《論語·

<sup>94</sup> 龔鵬程：〈永嘉學派的真面目〉，《葉適與永嘉學派》，頁 12-13

<sup>95</sup> [宋]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66。

<sup>96</sup> [魏]何晏等注，[宋]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6，頁 1、5、7。

雍也》、《學》、《庸》等經文，所論可與此篇互參。<sup>97</sup>但如此篇記體中文學性強的寫法，則未見於論學筆記中。

誠如龔氏所論，與〈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〉類似的言論甚多，如〈龜山楊先生祠堂記〉（寧宗嘉定 2 年 1209 A.D.）、〈上蔡先生祠堂記〉（寧宗嘉定 5 年 1212 A.D.）、〈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〉（寧宗嘉定 12 年 1219 A.D.，筆者案：周濂溪、二程）。<sup>98</sup>吾人若初步觀察祭祀對象，包括周濂溪（1017～1073）、程頤、程顥、謝良佐（1050～1103）、楊時（1053～1135）、朱熹等人，即可管窺葉適與濂溪、程朱學派之淵源。在葉適 10 篇先賢祠堂記中，程朱相關學者就占有 4 篇，頗為集中。其餘則為王旦（957～1017）、司馬光（1019～1086）、鄒浩（1060～1111）、王十朋（1112～1171）等政治人物，未見其他宋代儒學學者。筆者以為，若將此 4 篇祠記與朱熹以周程為中心的祠記相比較，頗能見出葉適的特色。

與前論各地學記不同，葉適所撰祠堂記雖亦分屬各地，然祭祀對象如本小節所論，皆為儒學發展史上重要學者，其學說思想之影響力不受一地之限而更加廣大。職是之故，葉適祠堂記以闡發經義為主要內容，而少見地方文史題材入文。

### （五）葉適與朱熹各類記體比較

李貞慧認為，朱熹祠堂記內容大致結合了敘事與議論兩者，在議論時樹立並肯認周程道學學統，且闡說周程道學內容。<sup>99</sup>反觀葉適 4 篇作品，其議論並未涉及道體、理氣、太極

<sup>97</sup> 《習學》論《論語·雍也》「簞食瓢飲」章、「弟子孰為好學」章，強調孔子「始發」顏回之樂道，欲將顏回之「好學」精神「垂世教」。〔宋〕葉適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，卷 13，頁 180-181。

<sup>98</sup> 〔宋〕葉適著，劉公純、王孝魚、李哲夫點校：《葉適集》，卷 10，頁 160、165，以及卷 11，頁 191。

<sup>99</sup> 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頁 18。

等道學命題，而如前文所論乃融鑄經文、鍛字鍊句以立說，此實展現葉適與朱熹兩人不同學術取徑。除此之外，葉適在敘事內容著墨甚多，除祠堂興建始末外，更強調立祠者或受祀者之政績、作為、理念等等。凡此，則在文章創作上異於朱熹而別具特色。

例如，葉適作〈上蔡先生祠堂記〉，朱熹則有〈德安府應城縣上蔡先生祠記〉，前後兩篇祠記受祀者皆為二程弟子謝良佐。朱熹全文敘述二程、謝良佐、胡安國（1074～1138）之間師友軼事，又藉「以生意論仁，以實理論誠，以常惺論敬，以求是論窮理」綜論謝良佐學說。對於立祠者縣令劉炳，則所記不多。<sup>100</sup>反觀葉適〈上蔡先生祠堂記〉，全文對立祠者台州太守黃菴記述甚詳，諸如訪求謝氏後人，待之以禮，培育照料等細節，以及境內「政通化達，生死潤賴」的政績，兩者皆備。葉適議論主題，則非謝良佐學說，而是引《詩經》為黃菴立祠之事辯護。通讀全文，可知時人對此事多所批評，葉適則肯定黃菴見識「尤長」，立祠得以避免當地「道德壞而義理滅」。最末，則是徵引《左傳》昭公 7 年所載孟僖子命其子向孔子學禮事<sup>101</sup>，強調有德者之後世或亦有德，由此推崇黃菴培育謝良佐曾孫。又例如葉適有〈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〉，朱熹則作〈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〉、〈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〉<sup>102</sup>，諸篇祠記受祀者皆為周濂溪與二程。朱熹兩篇祠記皆以相當篇幅論周程學術，謂周氏「立象著書，闡發幽秘」、謂二程「既親見之而得其傳」（〈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〉）。謂周氏學術大旨，「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，以窮天地萬物之

<sup>100</sup> [宋]朱熹著，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（成都：四川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卷 80，頁 4131。

<sup>101</sup> 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3年）（下冊），頁 1294-1296。

<sup>102</sup> [宋]朱熹著：〈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〉、〈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〉，收入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，卷 78，頁 4079、4094。

理」，謂二程傳之「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？」（〈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〉）。葉適〈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〉則以隱喻手法推崇周程三人，如「兩迷者歧也，四達者路也，邪不亂正；燭火暗室也，旭日方旦也，幽不掩明。大經大法，未嘗不炳然具見，而何塞路之有」，如此文學性表現已與朱熹道學論述不同。此外，葉適詳述立祠者南安軍郡守劉強學（1154～1224）重視周程三人，而有「日懼三君子之奉有失」、「日憂三君子之教不行」之憂患。亦記載劉侯治南安軍的貢獻，如「劇賊遁散，兵不用；常訟稀減，刑甚省；宿負捐假，斂不急；民物富樂，略如承平」。這些駢散兼行、頗富文采的句子，並不是用來記述受祀者，反而是立祠者。最後，〈龜山楊先生祠堂記〉對於楊時的學術成就，僅以「力行二程之道，黜王氏邪說」等寥寥數語點到為止。然而，面對文化先賢多年後因子孫無以為繼，而有「賢者之世，漸遠而漸微，或微而遂絕」的危機，葉適著重敘述將樂縣太守余嶸的諸多積極作為，包括經濟援助、修葺屋舍、介紹楊氏後人任職、保存楊時著作、遣官祭祠時等，真如文中所言，「其為楊氏慮悉矣」。如此一來，文化危機自然得以化解。

以上例子說明，相較於朱熹，葉適祠堂記論程周學術多了些文學意味，並且更重視記載立祠者之言行。這些地方官員，雖幸運的留下姓名，但生平事蹟可考者甚寡。其餘尚有些人物隱身於字裡行間，於歷史中銷聲匿跡。這些人雖籍籍無名，然而他們或主辦其事，或是期間出錢出力、謀畫獻計，或為主事者請記於葉適。於是乎他們在建築物漫長艱辛的修築工程，以及該篇記體寫作歷程中，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這些記體隻言片語的記載，可能即是其人其事存留於天壤間的珍貴史料。

祠堂記外，前論各類記體亦足資比較。就建物記而言，

將前論葉適〈敬亭後記〉與朱熹〈名堂室記〉比較後可知，朱文論「敬齋」與「義齋」命名之由來，體現了「戒慎恐懼」以「持敬」，「格物致知」以「明義」的學說。<sup>103</sup>對於同以「敬」為名之齋室，葉適與朱熹學術內涵不同，所論自然大異其趣。何俊專論〈敬亭後記〉，謂此篇體現了葉適與程、朱對於主體道德培養的過程中，「社會實踐落實」——復禮、「精神層面鍛造」——主敬，兩者究竟孰輕孰重，有著根本的分歧。<sup>104</sup>朱熹〈牧齋記〉與前論葉適〈風雩堂記〉，同樣推崇顏淵之「簞食瓢飲」。<sup>105</sup>但相較於朱文中的「自我鞭策」、「充滿焦慮」<sup>106</sup>，葉文描寫作為「性命道德」歸宿之地的風雩堂，在自勉勉人之餘，卻多了悠遊於山水間的自得情韻。朱熹這類建物記多與篤志勤學、發明心性有關，相較之下，葉適作品就顯得「文采燦然」、說理「平實」。<sup>107</sup>

就學記而言，吾人可比較前論葉適〈宜興縣修學記〉與朱熹〈常州宜興縣學記〉，兩篇同為宜興縣學所作記體。誠如前論，葉適善於剪裁地方文史資料，藉之闡發學術主張。反觀朱文，其以長篇幅記載知縣高商老（？～1215）「所以事神洽民」之善政，可說善盡記體敘事功能，但未見運用地方文史資料撰文。<sup>108</sup>《（萬曆）宜興縣志》收錄朱熹與葉適兩篇學

<sup>103</sup> [宋]朱熹著，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卷 78，頁 4062。

<sup>104</sup> 周學武說：「『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』，為程朱學旨，先生於敬亭後記一舉而覆之，先生學幟，至此益明。」詳參周學武著：《葉水心先生年譜》，頁 153。何俊藉此記申論朱、葉之別，詳參何俊著：《事與心：浙學的精神維度》，頁 127。

<sup>105</sup> [宋]朱熹著，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，卷 77，頁 4021。

<sup>106</sup> 參考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頁 27

<sup>107</sup> 南宋黃震已注意到「風雩」亦是當時學界重要議題。在諸多學者的論述中，黃震認為葉適〈風雩堂記〉顯得「平實」，並且「文采燦然可讀」。黃震此說，可視為對葉適建物記總評。詳參[宋]黃震著：《黃氏日抄·讀文集》，收入王永照編《歷代文話》（第 1 冊），頁 856。

<sup>108</sup> [宋]朱熹著，郭齊、尹波點校：《朱熹集》，卷 80，頁 4146。朱文作於

記的方式，亦透露出重要訊息。縣志將朱文全文收錄於卷 5〈學校志〉首篇，在朱文之後，緊接著即登記了葉文，可見對兩篇史料價值之重視。除此之外，又將葉文收錄於卷 9〈藝文志〉首篇，但此卷卻未見朱文。<sup>109</sup>可見縣志編者亦認為葉適〈宜興縣修學記〉較具文學價值。而文學價值的來源，應正來自於善於剪裁、運用地方文史資料之功。李貞慧認為，朱熹學記主要內容在於批評科舉之誘奪人心與闡述為己之學。<sup>110</sup>相較之下，葉適學記則以鍛鍊字句的能力融合經典與地方文史，從而表現永嘉學術特色與作品文學性。由於葉適學記具文學性，也使得學官內讀者諸生以手抄或口傳的方式傳播，正如〈溫州新修學記〉所言：「諸生側聽，轉相語，自學官及其父兄，皆請余筆受。」這種傳播效果，使得文中所論經義，得以與學術著作《習學》不同，可說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發揮影響。<sup>111</sup>就興造記而言，朱熹最引人注目者為諸篇「社倉記」，葉適則表現在「輔史而行」的自覺。<sup>112</sup>

總而言之，不論敘事或議論，葉適皆有別於朱熹而自成一家。何俊、戴景賢論葉適學術，主張其「學以致道」、「道、學一貫」。此「學」，即是經史之學。此學術主張亦反應在記體書寫中。在敘事方面，葉適記體更重視記載興造者、立祠者事蹟，善於剪裁地方文史資料，甚至強調記體史料價值，展現「輔史而行」的自覺意圖。<sup>113</sup>在議論方面，葉適記體以

---

慶元元年（1195），較葉文早 25 年。

<sup>109</sup> [明] 陳遴璋、王升等纂修：《宜興縣志》（明萬曆 18 年刻本），卷 5，頁 1-2；卷 9，頁 1-2。

<sup>110</sup> 參考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頁 23。

<sup>111</sup> 倪春軍認為，宋代學記的傳播方式有「手抄、雕印、刻石」三種。詳參倪春軍：《宋代學記文研究：文本闡釋與文體考察》，頁 205-212。

<sup>112</sup> 朱熹社倉記的特殊書寫，詳參李貞慧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〉，頁 11-14。

<sup>113</sup> 前論葉適夫子自道語，或是吳子良、趙汝謙、王葆心等後人之說，皆將

修辭手法融鑄儒家經典，以翰藻闡發經義，而非直陳理論而已。前論建物記闡發命名緣由，祠堂記直依經文立說、未涉道學的論述。學記代表作〈溫州新修學記〉論為「學」，應於「自身」與「天下」反覆循環以達「道」。皆是顯例。

#### 四、結語

南宋散文研究，近年來方興未艾。筆者認為研究南宋散文，應由學派與散文之關係研究入手，方能切中問題核心。在南宋諸學派中，本文選擇以永嘉學派殿軍——葉適為研究對象。所要解答的問題是，葉適記體如何取資於經史典籍？葉適記體在散文史中的意義何在？本文借鏡王葆心「文之資於經」、「文之資於史」之說，並依據葉適記體的實際情形分類論述，嘗試提出看法。另將葉適與蘇軾、朱熹記體互相參照，藉著多方交叉的對讀、比較，呈現葉適記體的成就。若就各類記體數量觀察，相較於蘇、朱兩家，葉適未曾寫作書畫、器物、山水、瑣細事物等記體，此已能體現葉適廣學切用的學術性格。若深究之，有別於蘇軾的「奔放四出」、朱熹的「文從道出」，葉適記體有「翰藻論經、輔史而行」的特色，而得以自成一家。

首先，葉適各類記體與《習學》常論及相同經文。相互比對之後，記體卻與論學筆記直接論述不同，而以較富文學性的手法闡釋經典，可視之為文集中的經典批評之作。此外，葉適雖濡染北宋以來「以論為記」的風氣，但有別於此風代表人物蘇軾，議論時較廣泛的取資儒家經典，以「錯比文華」的修辭手法融入經語、自鑄偉詞。在與朱熹比較後，可知葉

---

葉適別集作品視為史家當取資的史料。《習學》中專論歷代史書各卷，更能展現葉適史學思想。詳參周夢江、陳凡男：《葉適研究》，頁 223-234。

適不談道體、理氣等道學議題，而是以「翰藻論經」，闡發永嘉學者對「學」「道」關係之體認。不僅是學術思想不同，本文更認為葉適記體具備議論、敘事之美，有較高的文學性，無愧於「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」的美稱。

再者，議論說理之外，葉適記體亦不偏廢「以備不忘」的敘事功能。相較於朱熹，葉適書寫或隱或顯的人物事蹟，有著「輔史而行」的自覺與特色。葉適又能在仕宦各地時，留心當地文史資料。亦善於利用歷史著作，讓年老退居永嘉後，雖未親臨現場亦能提筆撰文。許多作品鋪張敘事、旁徵博引，明顯是融鑄剪裁地方文史資料為寫作素材，讓人讀來更具文學美感，展現當地特色。

最後，本文認為，葉適不僅僅提出北宋記體「盡其變態」的散文史宏觀論述，更在「學」與「知識」的「經史之學」基礎之上，寫作「翰藻論經」、「輔史而行」的記體。於是乎，不論是由記體北宋至南宋的發展觀之，抑或是與南宋其他作者相較，葉適記體在散文史上皆可謂別具意義。

## 徵引書目

- 孔安國 KONG, AN-GUO 傳，孔穎達 KONG, YING-DA 等正義：《尚書正義》 *Shang Shu Zhen Yi*，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.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 Ruan Ke Shi San Jing Zhu Shu 版。
- 王水照 WANG, SHUI-ZHAO 編：《宋代文學通論》 *Song Dai Wen Xue Tong Lun*，高雄 Kaohsiung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Kaohsiung Fu Wen Books Co., Ltd.，2000 年。
- 王弼 WANG, BI、韓康伯 HAN, KANG-BO 注，孔穎達 KONG, YING-DA 等正義：《周易正義》 *Zhou Yi Zhen Yi*，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.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 Ruan Ke Shi San Jing Zhu Shu 版。
- 王葆心 WANG, BAO-XIN 編撰，熊禮滙 XIONG, LI-HUI 標點：《古文辭通義》 *Gu Wen Ci Tong Yi*，武漢 Wuhan：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，2008 年。
- 王應麟 WANG, YING-LIN：《玉海·辭學指南》 *Yu Hai · Ci Xue Zhi Nan*，收入王水照 WANG, SHUI-ZHAO 主編：《歷代文話》（第 1 冊） *Li Dai Wen Hua*，上海 Shanghai：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，2007 年
- 永瑤 YONG, RONG 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 *Siku Quanshu Zongmu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2003 年。
- 朱迎平 ZHU, YING-PING：《永嘉巨子——葉適傳》 *Yong Jia*

- Ju Zi--Ye Shi Zhuan*，杭州 Hangzhou：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，2006 年。
- 朱迎平 ZHU, YING-PING：《宋文論稿》*Song Wen Lun Gao*，上海 Shanghai：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，2003 年。
- 朱熹 ZHU, XI 著，郭齊 GUO, QI、尹波 YIN, BO 點校：《朱熹集》*Zhu Xi Ji*，成都 Chengdu：四川教育出版社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，1997 年。
- 牟宗三 MOU, TSUNG-SAN：《心體與性體（一）》*Xin Ti Yu Xing Ti (Yi)*，臺北 Taipei：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., Ltd.，1968 年。
- 何俊 HE, JUN：《事與心：浙學的精神維度》*Shi Yu Xing:Zhe Xue De Jing Shen Wei Du*，北京 Beijing：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，2013 年。
- 何晏 HE, YAN 等注，邢昺 XING, BING 疏：《論語注疏》*Lun Yu Zhu Shu*，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.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Ruan Ke Shi San Jing Zhu Shu 版。
- 吳子良 WU, ZI-LIANG：《荊溪林下偶談》*Jing Xi Lin Xia Ou Tan*，收入王水照 WANG,SHUI-ZHAO 主編：《歷代文話》（第 1 冊），*Li Dai Wen Hua*，上海 Shanghai：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，2007 年。
- 吳光 WU, GUANG、洪振寧 HONG, ZHEN-HING 主編：《葉適與永嘉學派》*Ye Shi Yu Yong Jia Xue Pai*，杭州 Hangzhou：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，2012 年。

吳楚枝修 WUCHU, ZHI-XIU、吳光纂 WU, GUANG-ZUAN：  
《(乾隆 Qianlong) 連州志》 *Lian Zhou Zhi*，(清乾隆 36  
年刻本)。

李建軍 LEE, JIAN-JUN：《宋代浙東文派研究》 *Song Dai Zhe  
Dong Wen Pai Yan Jiu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 
Book Company，2013 年。

李貞慧 LEE, CHEN-HUEI：〈「文從道出」的書寫實踐——以  
朱熹「記」與北宋「記」之書寫內容為討論中心 Writing  
Pract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“Literariness Originates  
from the Way” : A Comparison of Zhu Xi’s Ji and Those from  
Northern Song〉 *Writing Pract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 
“Literariness Originates from the Way” --A Comparison of  
Zhu Xi’s Ji and Those from Northern Song*，《漢學研究  
Chinese Studies》 Chinese Studies 第 26 卷第 3 期（2008  
年 9 月），頁 1-34。

李華瑞 LEE, HUA-RUI：《宋代酒的生產和徵榷》 *Song Dai Jiu  
De Sheng Chan Han Zheng QUE*，保定 Baoding：河北大  
學出版社 Hebei University Press，1995 年。

杜保瑞 DU, BAO-RUI：《南宋儒學》 *Nan Song Ru Xue*，臺北  
Taipei：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Ltd.，2010  
年。

束有春 SHU, YOU-CHUN：《理學古文史》 *Li Xue Gu Wen Shi*，  
鄭州 Zhengzhou：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ublishing House，  
2011 年。

沈松勤 SHEN, SONG-QIN、樓培 LOU, PEI：〈論葉適墓志文  
創作的變與成就〉 *On Ye Shi's Innovations and*

*Achievements in Epigraph Writing* ,《浙江大學學報》(人文社會科學版) *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(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)* , 第 43 卷第 4 期 (2013 年 7 月), 頁 135-145 。

周淑萍 ZHOU, SHU-PING :《兩宋孟學研究》 *Liang Song Meng Xue Yan Jiu* , 北京 Beijing : 人民出版社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, 2007 年 。

周夢江 ZHOU, MENG-JIANG 、陳凡男 CHEN, FAN-NAN : 《葉適研究》 *Ye Shi Yan Jiu* , 北京 Beijing : 人民出版社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, 2008 年 。

周夢江 ZHOU, MENG-JIANG : 《葉適與永嘉學派》 *Ye Shi Yu Yong Jia Xue Pai* , 杭州 Hangzhou :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, 1992 年 。

周學武 ZHOU, XUE-WU : 《葉水心先生年譜》 *Ye Shui Xin Xian Sheng Nian Pu* , 臺北 Taipei : 大安出版社 Taan Press , 1988 年 。

林秀珍 LIN, HSIU-CHEN : 〈葉適「墓誌銘」的內容及其寫作特色〉 *On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Yeh Shi's work of epitaphs* , 《興大中文學報》 *Jornal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,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* 第 35 期(2014 年 6 月), 頁 171-207 。

柯敦伯 KE, DUN-BO : 《宋文學史》 *Song Wen Xue Shi* (上海 Shanghai : 上海書店 Shanghai Book Company , 1996 年 , 影印《商務印書館》 *The Commercial Press* 1934 年版,《民國叢書》 *Min Gwo Tsung Shu* 第 5 編第 49 冊 。

倪春軍 NI, CHUN-JUN : 《宋代學記文研究：文本闡釋與文體

- 考察》*Song Dai Xue Ji Wen Yan Jiu: Wen Ben Chan Shi Yu Wen Ti Kao Cha*，上海 Shanghai：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，2021 年。
- 唐玄宗 TANG, XUAN ZONG 注，邢昺 XING, BING 疏：《孝經注疏》*Xiao Jing Zhu Shu*，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.，1988 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*Ruan Ke Shi San Jing Zhu Shu* 版。
- 張平 ZHANG, PING：〈帛裂與統合一—葉適「文集大成」的一種微觀考察：以記體文為例〉*Bo Lie Yu Tong He——Ye Shi Wen Ji Da Cheng De Yi Zhong Wei Guan Kao Cha: Yi Ji Ti Wen Wei Li*，《浙江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*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(Social Sciences)*，2018 年第 2 期（第 43 卷第 215 期），頁 57-63。
- 張平 ZHANG, PING：〈葉適碑志文拓新之功權論〉*Ye Shi Bei Zhi Wen Tuo Xin Zhi Guan Que Lun*，《求索》*Qiu Sao*，2010 年第 9 期，頁 191-193。
- 張高評 ZHANG, GAO-PING：〈破體與創造性思維——宋代文體學之新詮釋〉*po ti yu chuang zao xing si wei——song dai wen ti xue zhi xing quan xi*，《中山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*Journal of Sun Yat-Sen University(Social Science Edition)* 2009 年第 3 期，第 49 卷（總 219 期，2009 年 3 月），頁 20-31。
- 張義德 ZHANG, YI-DE：《葉適評傳》*Ye Shi Ping Zhuan*，南京 Nanjing：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，1994 年。
- 張寶三 ZHANG, BAO-SHAN、楊儒賓 YANG, RU-BING 編：

- 《日本漢學研究初探》*Ri Ben Han Xue Yan Jiu Chu Tan*，臺北 Taipei：喜瑪拉雅基金會 Himalaya Foundation，2002 年。
- 脫脫 TUO,TUO：《宋史》*Song Shi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77 年。
- 郭慶財 GUO, QING-CAI：《南宋浙東學派文學思想研究》*Nan Song Zhe Dong Xue Pai Wen Xue Si Xiang Yan Jiu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2013 年。
- 陳冠瑋 CHEN, GUANG-WEI：《歐陽脩與蘇軾「記」體文研究》*Ou Yang Xiu Yu Su Shi Ji Ti Wen Yan Jiu*，彰化 Changhua：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Ming da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，2011 年。
- 陳道 CHEN, DAO：《(弘治)八閩通志》*Ba Ming Tong Zhi*，(明弘治刻本)。
- 陳遴瑋 CHEN, LIN-WEI、王升 WANG,SHENG 等纂修：《(萬曆)宜興縣志》*Yi Xin Xian Zhi*，(明萬曆 18 年刻本)。
- 陳櫟 CHEN,LI：《勤有堂隨錄》*Qing You Tang Sui Lu*，臺北 Taipei：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Ltd.，1983 年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ku Quanshu*。
- 陶晉生 TAO, ZHEN-SHEN、黃寬重 HUANG, KUAN-ZHONG、劉靜貞 LIU,JING-ZHEN 編著：《宋史》*Song Shi*，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：國立空中大學，2004 年。
- 陸九淵 LU, JIU-YUAN 著，鍾哲 ZHONG, ZHE 點校：《陸九淵集》*Lu Jiu Yuan Ji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2018 年，初版 8 刷。

陸敏珍 LU, MING-ZHEN:《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》*Song Dai Yong Jia Pai De Jian Gou*，杭州 Hangzhou：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，2013 年。

曾棗莊 TSENG, ZAO-ZHUANG、劉琳 LIU, LING 主編：《全宋文》*Quan Song Wen*，上海 Shanghai：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，2006 年。

曾棗莊 TSENG, ZAO-ZHUANG：《宋文通論》*Song Wen Tong Lun*，上海 Shanghai：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.，2008 年。

閔澤平 MENG, ZE-PING：《南宋「浙學」與傳統散文的因革流變》*Nian Song Ze Xue Yu Chuan Tong*，杭州 Hangzhou：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，2014 年。

閔澤平 MNG, ZE-PING：《南宋理學家散文研究》*Nian Song Li Xue Jia San Wen Yan Jiu*，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. Ltd.，2006 年。

黃宗羲 HUANG, ZONG-XI：《宋元學案》*Song Yuan Xue An*，收入吳光 Wu, Gwang 編校：《黃宗羲全集》*Huang Zong Xi Quan Ji*，杭州 Hangzhou：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，2005 年。

黃震 HUANG, ZHEN:《黃氏日抄·讀文集》*Huang Shi Ri Chao · Du Wen Ji*，收入王水照 WANG, SHUI-ZHAO 主編：《歷代文話》（第 1 冊）*Li Dai Wen Hua*，上海 Shanghai：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，2007 年。

楊伯峻 YANG, BO-CHUN:《春秋左傳注》*Chun Qiu Zuo Zhuan Zhu*，臺北 Taipei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ungyeh Publishing Co., Ltd.，1993 年。

葉文舉 YE, WEN-JU :《南宋理學與文學：以理學派別為考察中心》*Nan Song Li Xue Yu Wen Xue: Yi Li Xue Pai Bei Wei Kao Cha Zhong Xin*，濟南 Jinan：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. Ltd.，2015 年。

葉適 YE, SHI :《習學記言》*Xi Xue Ji Yan*，臺北 Taipei：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，1983 年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*Wen Yuan Ge Siku Quanshu*。

葉適 YE, SHI 著，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Book Company 點校：《習學記言序目》*Xi Xue Ji Yan Xu Mu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2009 年。

葉適 YE, SHI 著，劉公純 LIU, GOND-CHUN、王孝魚 WANG, XIAO-YU、李哲夫 LEE, ZHE-FU 點校：《葉適集》*Ye Shi Ji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2010 年。

熊禮滙 XIONG, LI-HUI :《中國古代散文藝術史論》*Zhong Guo Gu Dai San Wen Yi Shu Shi Lun*，武漢 Wuhan：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's Press，2005 年。

管聲駿 GUAN, SHENG-JUN 修、袁光烈 ZHONG, GUANG-LIE 纂：《(康熙)崇安縣志》*Chong An Xian Zhi*，(清康熙 9 年刻本)。

蓋琦紓 GAI, QI-SHU :〈蘇門文人私人建物記之美學意涵〉*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Su School's Private Building Records*，《漢學研究》*Chinese Studies* 第 24 卷第 1 期 (2006 年 6 月)，頁 209-233。

趙岐 ZHAO, QI 注，孫奭 SUN, SHI 疏：《孟子注疏》*Meng Zi Zhu Shu*，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

Co.，1988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Ruan Ke Shi San Jing Zhu Shu 版。

鄭玄 ZHENG, XUAN 注，賈公彥 JIA, GONG-YAN 疏：《周禮注疏》Zhou Li Zhu Shu，臺北 Taipei：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.，1988年，影印《阮刻十三經注疏》Ruan Ke Shi San Jing Zhu Shu 版。

鄭芳祥 CHENG, FANG-HSIANG：〈永嘉文派「文勝於學」研究——從葉適到吳子良之文體論探析〉 *A Study of “Wen Sheng Yu Xue” in “Yong Jia Wen Pai”--Based on “Wen Ti” Theory of Ye Shi and Wu Zi Liang*，《長庚人文社會學報》 *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* 第 8 卷第 2 期（2015 年），頁 381-414。

錢鍾書 QIAN, ZHONG-SHU：《管錐編》 *Limited Views :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*，臺北 Taipei：書林出版公司 Bookman Books, Ltd.，1990 年。

戴景賢 TAI, CHING-HSING，〈論宋代經史學發展之類型、樣態、取徑、議題與其所形成之特殊之文獻之學〉 *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tudies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in the Song Period and Its Various Forms*，《文與哲》 *Wen Yu Zhe* 第 28 期（2016 年 6 月），頁 83-152。

鍾崇文 ZHONG, CHUNG-WEN：《（隆慶）岳州府志》 *Yue Zhou*，（明隆慶刻本）。

歸有光 GUI, YOU-GUANG 評選：《文章指南》 *Wen Zhang Zhi Nan*，臺北 Taipei：廣文書局 Guangwen Book Company，1991 年。

蘇軾 SU, SHI 著，孔凡禮 KONG,FAN-LI 點校：《蘇軾文集》

airiti

*Su Shi Wen Ji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，1999 年。